

音译法在中医英译中的应用原则与策略

任荣政^{1,2} 丁年青¹

音译(Transliteration),亦可称作译音,作为一种以语言的读音为依据的翻译方式,其一般是按照源语言语词的发音在目标语言中寻找与之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语音进行替代翻译^[1]。由于中医学自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音译法在中医汉英翻译实践中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他学科^[2]。本文就结合音译法的相关理论以及翻译实例,对音译法在中医英译领域中的应用进行梳理和总结,为中医英语翻译和教学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1 音译法的基本理论

1.1 音译法的历史源流 有关音译法的应用与研究在中国翻译史上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而其中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当属唐代玄奘法师的“五不翻”理论^[3]。所谓的“不翻”并不是不翻译,而是指采用音译法进行翻译。有关玄奘“五不翻”理论的记述最早见于南宋法云所著的《翻译名义集》中^[4],其主要内容包括:(1)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2)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3)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4)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但摩腾已来存梵音故。(5)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玄奘所提出的“五不翻”理论在实质上是关于音译法的五条应用原则。其中,除第一条“秘密故”原则比较局限于佛经等宗教翻译领域之外,其余四条原则对于今天我们进行中医汉英音译实践仍颇具指导意义。

1.2 应用音译法的必要性 翻译过程中最基本、最常规的手段就是在目的语中寻找源语的对应词进行替代,也就是所谓的对应翻译法^[5],或称意译法^[6](此处的意译是广义上的概念,并非指与“直译”

相对应的狭义“意译”概念)。然而,在语际转换中还存在着无对应语的情况,即在目的语中找不到与源语意义一致的词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的解决手段有迁移法(transference)和音译法两种。其中,迁移法是将源语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目的语中^[7],如将法语词“traceur”(跑酷)、意大利语词“pizza”(比萨饼)照搬到英语译文中。应用形译法的基本条件是源语与目的语必须属于相同的文字体系,如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由于汉语与英语属于迥然不同的文字体系,二者之间无法使用形译法进行转换,因此应采用音译法。

1.3 音译法的应用形式 在英汉语际交换中,音译法可分别应用于英汉翻译和汉英翻译。英汉音译主要是选择与英语发音相近的汉字进行替换,而由于汉字是形音意结合的文字,如果能在表音的同时兼顾达意,则更是理想之选,如西医学、生物学领域中,基因(gene)、克隆(clone)等词语的音译。而受学科特点的制约,中医翻译领域中的音译法应用基本为汉英音译。汉英音译主要有两种应用形式,除了我们目前所熟悉和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之外,另一种则是由英国人 Thomas Wade 在 1859 年首次提出,并由 Giles HA 进行改良之后所形成的“威妥玛-翟理斯式”(Wade-Giles)拼音法,也简称“威氏拼音法”^[8]。在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汉英音译一直都采用的是威氏拼音方案。从 1982 年起,我国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被联合国标准化组织接受,确定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一切中文文献的国际标准,原有的威氏拼音方案被废止^[9]。应该承认,威氏拼音法的发音比较符合英语的发音习惯,因此更加容易为西方人所接受。但是其也存在一符多用等弊端,如“chu”同时对应“居”和“朱”等,容易造成混乱和不便;况且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其为《汉语拼音方案》所取代也是理所当然。近年来,WHO 所颁布的针灸穴位^[10]以及传统医学名词术语的国际标准方案^[11]中所使用的音译也都是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但是,由于威氏拼音法毕竟在汉英音译中应用了百余年,受语言约定俗成规律的影响,至今仍有一些汉语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的音译保留了威氏拼音法的形式,如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功夫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医外语”(No. Z10102);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No. 14YS028);上海市教委预算内科研项目(No. K130122);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外语学科研究课题(No. P2910702)

作者单位:1. 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上海 201203);2.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433)

通讯作者:丁年青, Tel: 021-51322220; E-mail: dingnianqing@126.com

DOI: 10. 7661/CJIM. 2014. 07. 0873

(Kung Fu)、荔枝(litchi)等等。中医术语的“气”和“太极拳”,除了音译为“qi”和“taiji”外,也可以见到“Chi”和“Tai Chi”的形式。其中“chi”多见于较早出版的中医英文书籍,正逐渐被“qi”所取代,而“Tai Chi”则呈现和“taiji”并存的局面。

2 音译法在中医英译中的应用范围

中医学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融汇了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因此,相比西医学等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中医学包含了更多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事物和概念,在其对外翻译中,音译法自然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应用范围,以下按照学科内容分类对音译法在中医英译中的主要应用进行梳理。

2.1 基础理论的翻译 音译法在中医汉英翻译中最为典型的应用是用来翻译中医基础理论中所独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专业术语。如前所述,相对于英汉音译,汉英音译就其应用形式本身而言,相对固定,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关键在于对其适用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在前面有关应用音译法的必要性的论述中提到的无对应语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源语中的词汇所反映的事物为该民族所特有,其在目的语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并不存在,所以没有相应的指代用语。这也就是“五不翻”理论中的“此无故”原则,可以说是对音译法应用原则的最本质的概括。具体到中医基础理论的汉英翻译实践,要正确地判断哪些中医术语适合采用音译法翻译。

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学体系的基础部分,阐述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中医学关于正常生命现象以及疾病的认识等,因此必然会蕴含一些为中医理论体系所独有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其在英语等其他民族语言中找不到恰当的对对应语,因此宜采用音译法。以“阴阳”一词为例,其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12]。阴阳概念的内涵丰富而外延宽广,虽然阴阳的对立属性可以用“negative and positive”“female and male”以及“dark and bright”等英语词语来进行解释,但是这些词却都无法全面反映阴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将其音译为“yinyang”是唯一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在翻译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阴阳”都应采用音译,只有当其作为古典哲学中表示相互对立的概念而使用时,阴阳才同时具有“动静、寒热、天地、日月、男女”等丰富而宽广的含义,才符合“此无故”原则,因此适合采用音译翻译法;而当阴阳在一定的语境中分别指代“日月”、“男女”、“昼夜”等具体的

事物,则应意译出其确切含义,而不应以拼音代之。比如中医古典医籍《诸病源候论》中论述“阴阳过度,则伤包络”,此处的阴阳实际为性生活的委婉语,因此应意译为“sexual activities”才恰当^[13]。

“气”也是中医基础理论中所特有的一个概念。一些学者依据中医学中的气具有不同种类以及气的一词多义性来论证气采用音译的必要性,其实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14-16]。实际上,中医学中的气的基本内涵是来自中国古代哲学,其被认为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物质,同时气的运动变化也是推动万物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当“气”最初被介绍到西方时,人们主要是基于气对宇宙万物以及人体生命活动的维持和推动作用,而将其意译为“vital energy”,在《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中,所给出的中医气的英语对应词仍为“vital energy”^[17]。但是,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这个意译无法表达其丰富的内涵,故最终放弃了意译而改用音译“qi”来代替^[18]。

总之,基于以上分析,不论是“阴阳”还是“气”,都是中医学所独有的概念,符合“此无故”原则,在英语等其他语言中无法找到与之内涵和外延相同的对应语,所以需要采用音译,这也是在中医汉英翻译中应用音译法需要首先把握的基本原则。

2.2 中药、方剂的翻译 中药名称的标准翻译是采用拉丁语进行标识,并应包含药用部位、药材来源的属名(来自同属的可加种名)以及炮制手段等基本信息^[19],具体标识应以《国家药典》的规定为准,对于药典中未收录的中药也应仿照药典的格式进行翻译标识。除了使用拉丁语之外,为了方便信息的快速传递与有效交流,近年来中药名称翻译越来越呈现出辅以英文名称和汉语音译的标注趋势,如大青叶[da qing ye] *Folium Isatidis* (拉); Dyers Woad Leaf (英)^[20]。使用汉语音译的好处是能够反映出中药在中医中的原始应用状态,方便外国使用者根据其发音与中医师进行口语交流以及确定相应的中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有些中药名称发音完全相同或相近,如斑蝥-斑茅[Ban mao]、地筋-地锦[Di jin]等,其音译形式也就完全一样。但是,由于同时配有拉丁语和英语标识,造成混淆的可能性并不大。

与中药的翻译不同,方剂名称的翻译要更为复杂。中医方剂的命名方式多样,有以组成方剂的全部或部分药物命名的,如桂枝汤、麻杏石甘汤;有以方剂的功效、主治命名的,如温脾汤、止嗽散;有以药物剂量比例命名的,如六一散、九一丹;有以服药时间命名的,如鸡苏散、鸡鸣散;有以功效比喻命名的,如玉屏风散、泰山

磐石散;还有以象征、隐喻方式命名的,如白虎汤、大小青龙汤等。除此以外,还有综合运用几种方式命名,以及将药物炮制、煎服方法等信息融入方名中。这些都使得中医方名异彩纷呈,富含中医学理论以及传统文化内涵,从而给其英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以相对简单、明了的按组成药命名的方剂为例,有译者按照方名中的药物拉丁语译名进行翻译^[21]。但是,考虑到拉丁语的繁复性,用其来译桂枝汤这样的方剂尚可接受(但是也存在理解和使用不便的问题),而如果是翻译麻杏石甘汤或者方名组成更为复杂的方剂,那么其译名的冗长难免令人望而生畏。至于文化内涵丰富的方剂名翻译则更是争论激烈,难以达成共识。以“白虎汤”为例,其方名中的白虎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象,以其应秋而炎暑自解来表征方药具有清热的功效,与实际的动物白虎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本方名如果直译为“white tiger”不但无法传递其深刻内涵,甚至有致误解的可能,而主张从功效主治的角度意译为“Decoction for Removing Pathogenic Heat”^[22]或“Decoction for Eliminating Heat”^[23];然而亦有学者反对这种译法,并从保持文化内涵以及翻译的异化角度坚持采用“white tiger”的翻译方法^[24-26]。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中医方剂翻译中,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方剂简洁、统一的英译,因此也就无法起到有效标识方剂的作用。在现阶段,音译法对方剂英译的基本和主要途径,只有在统一进行音译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索方剂名称贴切、合理的意译翻译。在具体的音译过程中,方名的翻译通常采用方名音译加剂型直译相结合的方式,如桂枝汤的音译为“Guizhi Decoction”。虽然也有学者主张方剂的音译应采取彻底音译法,如将桂枝汤音译为“Guizhi Tang”^[27],但是按照音译的一般规则,剂型作为指类词并没有进行音译的必要。此外,在音译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汉语拼音发音的准确性,尤其是对多音字的发音进行鉴别,例如中成药知柏地黄丸的音译在已发表的文献中出现“Zhibai Dihuang Pill”和“Zhibo Dihuang Pill”并存的现象。分析该方剂是由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黄檗)两味中药配伍而成,而黄柏中的柏字应读作 bǎi,因此知柏地黄丸的正确音译应为“Zhibo Dihuang Pill”^[28],但是在 2004 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颁布的《中医药学名词》^[29]以及 2010 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30]中,知柏地黄丸的音译却均为“Zhibai Dihuang Pill”,值得商榷。

2.3 经穴名称的翻译 中医学的对外传播在针

灸领域开展得最为成功,这极大促进了针灸学相关理论的英译;反过来,针灸理论的英译和国际标准化对海外“针灸热”的形成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反映出中医国际化进程与中医英译事业间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经穴名称的英译翻译是整个中医英译中开展的最为成功、争议最少的领域,通行的英译方式为汉语拼音音译加所属经脉的英文缩写及编码。例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第三十六个穴位,而足阳明胃经的英文缩写为 ST,因此“足三里”的国际标准译名为 Zusanli (ST 36)^[10]。在实现国际化的全部 361 个经穴中,有几组穴位因为汉语发音相同而有相同的音译,包括“伏兔”与“扶突”、“腕骨”与“完骨”以及“中渚”与“中注”,但是由于配合使用了经脉定位编码,并不存在混淆的问题。除了经穴采用音译外,对于那些有特别含义的特定穴位的翻译则采用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如五输穴的英文翻译为井穴(Jing-Well),荣穴(Ying-Spring),输穴(Shu-Stream),经穴(Jing-River),合穴(He-Sea),可以看出,其中井穴和经穴的音译完全一样,但是因为配合了意译,同样也不至于混淆。

对于穴位名称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古人在为穴位命名时,运用古代天文、地理、建筑学等知识进行比喻和类比,将穴位的解剖定位、生理功能、主治功效等信息融入其中,如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就曾指出:“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因此,采用音译翻译法,难以体现出原中文名称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与美学价值。对此,有学者提出如果听任目前针灸穴位翻译的现状继续下去,针灸穴位含义所富含的中国特有文化的内容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在境外慢慢淡忘甚或消失,并认为这有悖于对外传播中医药学的初衷^[31]。此外,著名的外籍中医翻译专家 Nigel Wiseman 也是穴位名称意译的积极倡导者,在其编写的《实用英文中医辞典》^[32]中,对所有的针灸穴位名称都作了意译,如将“睛明”穴意译为“Bright Eyes”。应该说,这些专家学者希望通过意译体现穴位名称的文化内涵的主张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必须是在保证穴位译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前提之下,必需首先要满足在不同国家开展统一、规范的针灸医疗的需要。因此音译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穴位名称翻译的主要方式。

2.4 医家、医著的翻译 在中医学漫长的发展

历史上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代表性人物,这些医家所开创的理论以及所撰写中医著作都是构成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对外介绍中医学就不能不提及这

些医家。从这个角度来讲,著名医家的名字也是中医英译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医药学名词》^[29]和 WHO 公布的《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11]两个规范性文件中都纳入了历代著名医家姓名英译的原因。作为专有名词,对医家姓名的翻译采用音译法无可厚非,但是由于英美人名顺序与中国不同,为名在前而姓在后,为此,对于中国人名英译究竟如何处理姓和名的先后顺序问题,在认识上有一定的分歧,在实践中也存在不统一的现象。实际上,姓名的先后顺序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的具体体现,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在译入其他语言时,无论是书写形式还是口头交际中,都应尊重源语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保持原有的姓名顺序^[33]。在我国正式对外发行的英文报刊(如 China Daily)以及我国领导人出席的国际会议上,中国人姓名的英译顺序是非常明确的,即都是姓在前而名在后。因此,中医医家的翻译也应该按照这个顺序进行音译,如“张仲景”的标准音译为“Zhang Zhongjing”。另外一个在人名音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医家的名字是“复姓+单字名”的形式,如西汉医家淳于意,复姓淳于单名意,魏晋医家皇甫谧,复姓皇甫单名谧,在翻译中应注意区分姓和名,分别翻译为“Chunyu Yi”和“Huangfu Mi”。

有关中医学著作名称的英文翻译属于书名翻译的范畴,本不应采取音译法,但是由于中医学领域中的情况特殊,应当区别对待。对于近现代尤其是建国后出版的中医类书籍,其书名翻译应采取意译法,并确保同一本书英语译名的统一性,如果书籍在出版时本身已经带有英语译名的,则应该尊重原作的英译名。而对于那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中医古籍,其中文书名常常用词古奥、含义隽永,如《审视瑶函》、《格致余论》、《重楼玉钥》等,要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翻译实属不易,更加难以对其英译名实现统一。以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为例,其英译名就有《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等近 10 种之多。这里暂不评论这些译名的孰优孰劣,单单是译名如此庞杂本身就会造成指代不清,给传播与交流造成一定的混乱,带来诸多的不便。《黄帝内经》书名本身文字质朴,其英译研究也开展得相对较多,书名英译尚且如此混乱,那么对于数量巨大的中医古籍来说,要想在短时间内寻找到恰当的英译并达成统一显然难以实现。鉴于中医古籍作为中医学的经典性著作,经受了漫长的历史考验而

留存至今,远非普通的医学书籍可比,其书名具有显著的专有名词性质,因此在翻译中,不妨在意译的同时,保留书名的音译,从而明确指代对象,方便交流与传播,如此也有助于推动书名意译的学术争鸣。

3 中医汉英音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音译翻译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即名从主人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在中医翻译领域应用音译法也同样要遵守这两条原则。

3.1 名从主人 名从主人原则的主要含义是指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词语在音译时都应按照其来源民族语言的发音来译,例如“金日成”不能译为 Jin Richeng,而应根据朝语译为 Kim Il-sung^[34]。名从主人原则本身比较好理解,而且因为我国是中医的发源地,绝大多数词汇的音译只需按照汉语拼音进行音译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医中有少数用语来源于佛教,而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较为久远,这些用语已经融入了汉文化之中,因此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汉语词汇而按汉语拼音进行音译,如“菩萨”一词的正确音译不是“Pusa”而应是“Bodhisattva”,因此,中医方剂菩萨散的音译应为“Bodhisattva Powder”,这才是真正做到了名从主人。

3.2 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一词语出自荀子的《正名》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约定俗成作为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反映了当某一事物的名称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并长期使用后,就带有了某种约束力和一定的强制性,而不能随意进行更改。约定俗成原则对音译的影响既体现在如“五不翻”理论中“顺古故”原则所说的对某些已经约定采用音译的词汇不再进行意译,也体现在对一些约定进行意译的词汇不再采用音译。如中医学学术语“三焦”一词,其英译翻译采取音译更为合理^[35],但是,WHO 在 90 年代初制定的翻译标准就将三焦的标准译法规定为“triple energizer”。经过多年的使用,“triple energizer”已经成为了“三焦”一词在英语中的实际对应词。除此以外,约定俗成原则还体现在当人们认识到一些词语的音译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偏差时,仍然难以进行纠正而继续沿用原有的音译。如有学者考证,艾灸一词的英译“moxibustion”其中表示“艾”的词根“moxi”来自日语中艾的音译“mox-a”,故而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提出应按照“艾”的汉语发音“ai”将艾灸的英译改为“aibustion”,以彰显中国是艾灸治疗的发源地^[36]。然而,moxibustion 一词已经使用了数百年,其早已经为国内外人士所熟悉,要

重新调整必然会带来诸多不便,也很难达成共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一定条件下,约定俗成原则对音译的支配和影响力要高于“名从主人”的原则。

在认识到约定俗成原则对音译实践存在影响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随着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日益深化,人们对异国文化背景中的事物会获得更加深刻和具体的认识。因此,其在总体遵循“约定俗成”的同时,会对局部的不合理的翻译进行调整和修正,也就是“再约定”的过程^[37]。这种再约定体现在音译翻译实践中,既可以是某些词语原来采用的意译逐渐被音译所代替,如前面所举的气的翻译从“vital energy”到音译为“qi”的例子;也可以是某些原来采用音译的词语,逐渐找到了或创造出合适的对应语,如中医“证”的翻译,从最初音译为“zheng”演变到目前的意译“pattern”或“syndrome”。这种在翻译实践中的“约定与再约定”过程也表明翻译是一项需要不断反思与创新的事业。

4 中医汉英音译应避免的误区

在中医汉英音译过程中除了要遵循上述的基本原则外,还要注意避免两大误区,或者说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惧用或拒用意译法;一是对音译法的滥用。

4.1 拒(惧)用音译 由于音译一直以来被当做翻译过程中的“变通之法”和“权宜之计”,而缺乏足够的重视,一些译者担心如果使用音译法会被人质疑自己的翻译水平而尽量避免使用音译法。此外也有一些译者过度担心国外读者对音译词的接受能力,不敢使用音译法,而在目的语中勉强寻找与之类似或接近的对应语或是自行造词进行替换,如将“太极拳”翻译成“shadow boxing”。这样做的弊端是以偏概全,导致源语信息的缺失,甚至背离了源语的真实含义。

4.2 滥用音译 与惧(拒)用音译法相对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译者人为地扩大音译的使用范围,导致对音译法的滥用。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译者过分强调中医内涵的独特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医五脏的概念偏重功能性而与西医的五脏不同,反对采用“heart”等意译法;还有的学者提出 acupuncture point 或 acupoint 失去了穴位一词原有的空间概念,应将穴位音译为“xuewei”^[38]。而另外一类滥用的情况则是由于音译法本身比较容易操作而会使译者养成避难就易的习惯^[5]。如前文所述,对于阴阳的具体语境不加鉴别,凡是遇到就统统音译。无论是出于上述哪一种原因,过多过滥地使用音译,都会影响信息的有效传递,不应当提倡。

上述两个误区在中医汉英音译中都应该极力避免,而其关键还在于对音译适用原则的正确理解与严格把握,并在翻译实践中对具体语境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

5 中医汉英音译的优势

最后,音译法作为中医汉英翻译中的一种必要的翻译手段,不但可以有效解决无对应语的意译困境,如果使用得当,还能发挥出意译法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方面采用音译翻译法能够实现译语的统一和规范,而这是名词术语翻译需要满足的最基本要求,如前文所提到的方剂、穴位以及医著等的音译都体现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化,西方人士对汉语音译词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适当使用音译词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探求精神,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输出。

参 考 文 献

- [1] 维基百科. 音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8%AF%91> [EB/OL]. 2013 - 10 - 16/2013 - 11 - 12.
- [2] 任荣政,朱玉琴,许琪,等. 从玄奘“五不翻”理论解读中医汉英音译[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26(5): 16 - 18.
- [3] 徐丽萍. 玄奘“五不翻”理论解析[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5): 61 - 63.
- [4] 方广锴. 玄奘“五种不翻”三题[J]. 法音, 2006, (10): 11 - 15.
- [5] 刘必庆主编.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178.
- [6] 维基百科. 意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8%AF%91> [EB/OL]. 2013 - 03 - 9/2013 - 11 - 12.
- [7] 黄粉保. 论音译的语用功能[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18(3): 53 - 55, 43.
- [8] 张庆荣. 中医术语英译中的音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7, 17(6): 369 - 371.
- [9] 范铮. 如何转换成妥玛式音译中文刊名[J]. 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1, (5): 47 - 51.
- [10]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主编. 世界卫生组织针灸经穴定位[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 [11]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主编. 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M].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 [12]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 34.
- [13] 兰凤利. 中医古典文献中“阴阳”的源流与翻译[J]. 中国

- 翻译, 2007, (4): 69-72.
- [14] 梁忠宝.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方法浅议[J]. 锦州医学院学报, 2001, 22(6): 78, 87.
- [15] 蒋建勇. 中医英译中的音译现象与翻译的等值理论[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4, 24(8): 750-751.
- [16] 李照国, 李相敏. 言不过其辞, 动不过其则——谈谈中医英语翻译中的音译问题[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7, 5(6): 712-714.
- [17] 惠宇.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262.
- [18] 李俊梅. 词汇空缺与中医术语的翻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7, 27(3): 272-273.
- [19] 薛俊梅. 中药名称的译法探讨[J]. 亚太传统医药, 2011, 7(8): 174-175.
- [20] 谢竹藩. 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2: 233.
- [21] 隋慧娟. 中医方剂翻译略议[J]. 中医药学报, 2001, 29(3): 6-7.
- [22] 申光. 中医方剂名英译问题探讨——格式及其内涵[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4, 24(8): 751-752.
- [23] 康广盛, 周洪伟. 浅谈中医英译中方剂名称的翻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8, 28(6): 555-556.
- [24] 罗磊. 中药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名称的翻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3, 23(3): 225-226.
- [25] 蒋基昌, 邓家刚, 杨书兰. 中医常用方剂名称英译错误探讨[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9, 7(8): 794-796.
- [26] 朱函亭. 中医方剂英译中的异化翻译法[J]. 浙江中医杂志, 2009, 44(10): 773.
- [27] 魏迺杰, 冯晔. 对《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的一些意见[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6, 26(10): 953-955.
- [28] 刘九茹. “Zhi Bai Dihuang” 还是 “Zhi Bo Dihuang”? ——也谈中医方剂名英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0, 30(11): 1221, 1226.
- [29]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编. 中医药学名词[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05.
- [30] 国家药典委员会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 820-821.
- [31] 朱函亭, 李亚平, 郑芳子. 针灸穴位翻译与中医文化传承[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8, 28(6): 556-557.
- [32] 魏迺杰, 冯晔主编. 实用英文中医辞典[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747.
- [33] 王丽. 音译法使用中的“对等”原则[J]. 山东外语教学, 2010, (4): 110-112.
- [34] 蔡寒松. 汉、英词语音译的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因素[J]. 中国翻译, 1991(6): 20-22.
- [35] 赵英. “三焦”英译应以音译为好[J]. 国医论坛, 2005, 20(4): 45-46.
- [36] 牛端月. 早期中医西译者的翻译思路与方法[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3, 1(4): 309-311.
- [37] 张顺生. 对翻译中“约定俗成”的再思考[J]. 上海翻译, 2009, (2): 57-60.
- [38] 胥荣东, 张永旺. 关于“穴位”一词英文翻译的看法[J]. 中国针灸, 2005, 25(8): 598.
- (收稿: 2013-10-28 修回: 2013-11-18)

欢 迎 投 稿 欢 迎 订 阅